



消费时代的文化符号

□汪树东

类型小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

象了。网络上流行的小说基本都是类型小说,这些小说的点击率往往短时间内扶摇直上,动辄十万乃至百万计;《诛仙》引起了玄幻小说热潮,《鬼吹灯》则刮起盗墓小说狂澜;《新宋》引领历史穿越小说的风流,《杜拉拉升职记》则让职场小说炙手可热。当这些类型小说正式出版成纸本后,更是畅销得势不可挡,像蔡骏的悬疑小说《地狱的第19层》、何马的《藏地密码》等,纯文学的销量绝对难以望其项背。若再看看中国各大城市街头的流动书摊,小贩们贩卖的那些封面花里胡哨,印刷质量低劣,超级厚重而又价格低廉的小说也基本上都是玄幻、穿越、悬疑、盗墓等类型小说。目前中国流行的类型小说可以说是消费文化时代的史诗,它们诉说着消费文化时代常人的无奈和梦想,诉说着他们上天入地的希望与绝望,构造出一个个心灵无法居留的奇幻世界,展示着他们漂泊的命运。

类型小说的发生首先与消费文化时代中社会的分化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精擅理智,非常讲究效率优先,很快形成了完备而精密的劳动分工,专业化、职业化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到了较为成熟的消费文化时代,专业化、职业化已经使整个社会中的人分化成不同的阶层,每一个阶层都有相对稳定的交际圈子,有较为共通的兴趣习惯,共享着相似的话题和梦想。因此,类型小说主动迎合着分化的阅读兴趣而生,例如初高中生、大学生青睐青春校园小说,企业白领宠爱职场小说,公务员爱好官场小说,商人喜欢商战小说。可以说,为类型小说推波助澜的网络主管和书商们非常熟悉当今消费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后的阅读趣味的分化,并能够很好利用这一点转化为巨大的商业利益。例如小说阅读网就专门划分为男生版、女生版和校园版,男生版主打的是奇幻玄幻、武侠仙侠、灵异推理、历史军事、游戏科幻、都市小说、仙侠修真等类型小说;而女生版主打的是古代言情、都市言情、穿越时空、浪漫幻想、婚姻职场等类

是越来越小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而且随着现代文明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以及常人之间越来越趋向隔绝,每个人越来越看不到自己行为的结果了,因此行动和生命的激情正不可阻挡地消失于无形。

可以说,正是现代文明的这种严峻形势使得网络类型小说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具有安慰人心的功效。当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遭遇到的只有功利计算时,类型小说可以带给我们绝对超功利的奇幻而凄美的爱情。当我们到处面对的只是工具理性主宰下的同质化、标准化、千篇一律、单调无聊的机械世界和日常生活时,像《哈利·波特》那样的魔幻类型小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新奇,像《鬼吹灯》那样的盗墓小说让我们忽而在大漠绝域被风沙吹打着,忽而在云南峡谷中被冷月笼罩着,生活似乎又变得兴奋非凡、高潮迭起。当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日益丧失善恶的标准,陷入城市生活的混沌烟云中时,像《魔戒》这样的类型小说让我们重新为这个世界善恶分明的阵营对垒而惊心动魄。当我们苦于无力面对现实社会,在现实社会中仅仅是个一无所有的弱者时,我们还可以靠着类型小说穿越历史,到唐宋元明清去,乃至到秦朝去,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伟大人物,像《新宋》那样甚至还可以设想重新规划中国的未来。当我们面对现实倍感无聊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科幻类型小说穿越到未来,到别的星球去开拓人类的新殖民地,去和异形大战,为拯救人类而建立丰功伟绩,名垂千古。从此角度看,类型小说对于饱受现代文明和人性的负面因素煎熬的常人来说具有非常巨大的宣泄和净化作用。类型小说在常人受挫于现代文明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奇幻的想象世界中,从而避免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度的反思,也避免对自我的执迷进行超越。因此,阅读类型小说,往往是那些迷茫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通过持续不断的阅读,他们既可以逃避现实社会,又可以在想象中满足自我的种种欲求。也正是通过这种创作和阅读,消费文化本身又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延续,而不可能被反思和超越。

类型小说和这个时代大部分文化产品一样加强着这个时代的贫困,当然是以极为丰富的方式、极为热闹的方式来加强着的。类型小说的功过皆在于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类型小说最高的使命就是超越类型小说。

“类型文学”现象笔谈

从古至今,很多文学时期都曾出现过文学类型化的现象,而每一次文学类型化现象出现之后又都会有一大批类型文学作品(这里主要是说类型文学中的小说作品,下同)。这种类型文学作品的出现大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其“目的”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大都是非文学意义的;其二,目的一旦明确,在创作频率上就会疯狂提速。

在今天,只要去书店或书摊看一看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各种类型文学的书籍,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位置。而在网络上,这类作品也形成一道抢眼的风景。今天的类型文学写作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的类型写作,但又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它在彻底颠覆文学在那些时期所具有的宣传和教育的功能的同时,目的也更加明确,就是“发行数”,就是“点击量”,或者干脆说就是人民币。作者们是这样,操作者也是这样。阅读的娱乐与消费功能在这里被没有节制地强化。于是,原本应该厚重隽永的文学作品也就沦为轻佻浮华的文学商品。为迎合市场需求,这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极其鲜活的故事,这故事或离奇、或恐怖、或诡异、或温情、或无限贴近脱离现实的时尚生活,总之让你读来感到新鲜刺激,至于这故事的框架、结构乃至人物的双边关系是否重复了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阅读消费的读者往往并不留意也不苛求——于是也就让这一类写手更加放心大胆为所欲为。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类型文学,无论我们对这样的作品持什么态度,它在当下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生机勃勃。但凡事都要有一个底线。在追求娱乐的同时,如何设立作品的道德底线;在追求“发行数”、“点击量”和生产速度的同时,如何控制复制和克隆其他作品的覆盖指数,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极限。“极限”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说的是,在一个函数式中,如果分子是一个常数,当分母趋于无穷大时,它的数值也就趋近于零。类型文学作品正是这样,当它冲破道德底线大到一定程度,当它复制与克隆同类作品的覆盖指数趋近于无穷大,那么它的价值也就只会趋近于零了。

由此我想到,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下的类型文学写作对于传统意义的纯文学写作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显然,传统意义的纯文学写作与类型文学写作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类型文学的很多写作手法,如果放到传统意义的纯文学写作规范中来考量都是禁忌,比如故事框架和人物性格的模式化。在传统意义的纯文学写作看来,不要说赤裸裸的模式,就是稍有模仿其他作品的痕迹都是极为可耻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型文学就像是《红楼梦》里那个一直被王熙凤诱惑的贾瑞曾经照过的“风月宝鉴”,它可以告诉从事纯文学写作的作家,要抵抗得住浮华的诱惑,勇于面对现实人生。

但事情又并非绝对,

类型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王松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当我们的文学创作(这里仍然是指小说创作)呈现出类型化倾向时,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若干个相对固定或至少是常见的文学元素。如果将这些元素像搞拼图或搭积木一样地按着某一种事先规定好的范式(这种范式大多是经过消费式阅读的检验而且已有市场成功先例的)去拼接、去搭构,就会成为类型文学作品。但是,同样是这些元素,如果我们有精神和审美意味的,同时有独特创造性地按着属于文学本身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也就有可能不会成为前面所说的类型文学作品,而成为一篇具有传统意义的纯文学作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我们的文学出现类型化倾向时往往是表现在题材方面,而类型文学作品的产生则是基于某一类题材,又使用了范式化的写法,或是复制和克隆的手法制造出来的。

由此可见,文学的类型化倾向也未必就一定会产生类型文学的作品。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曾经偶然在一个蹬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小贩手里买到一本铅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页纸已经发毛,印刷也很粗糙,是一本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合集,题材大都是那个时期发生在工厂车间里的故事。70年代末的时候故事资源还很稀缺,所以翻看起来也觉得有趣。但看过几篇之后逐渐就发现了问题,不能说千篇一律,至少有一些故事可以明显看出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发生在车间的一个班组里,大都会有一个思想落后或不安心工作的小伙子,大多还要有一个身为团支部书记或班长或思想进步的年轻女工,而这个年轻女工又多是一个聪明漂亮性格活泼的姑娘。然后这姑娘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接近这个小伙子,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矛盾纠葛就此展开。故事的结尾则多是小伙子思想终于转变,开始刻苦钻研技术搞革新并获得成功,同时也赢得了姑娘的爱情。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小说里,有一些元素是不变的,而且对这些元素的排布也似乎有了一个定式。

如果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就是由类型化倾向产生的类型文学作品的雏形。但是,这种在当时的类型化倾向却并没有防碍后来这类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当年的这种文学类型化倾向也促使后来的一些作家出于对相应题材的熟悉和个人化的感知与思考而找到了自我,进而有意识地对这方面的生活更深入也更有思想品质地去探寻、考索、挖掘,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的独特思考和感受,同时也有了一种自己的表现形式与文学风格,然后写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乃至在我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位置的文学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的类型化倾向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

的木棉树,铁骨铮铮地耸立着,给八百年前的祠堂,撑出了一片森然的肃穆和暗绿。写“鹤山的林木是常绿的。一年四季的绿叶,就掩映着一座绿色的青砖砌就的祠,还有祠旁苍苍的绿苔下,那一道流水潺潺的深深的涧”。“荫子”、“泽后”的思想、观念,对象化成一种艺术的诗化形式,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

黄国钦是一个善于抒情的散文家,他的作品是在抒情的语境中,展示一种意象包裹、浸润、溶解、消化思想、观念、意志的艺术。这种艺术美,散发着江南水乡的清灵。黄国钦的散文写得很美。这美,一是清纯,二是真切,三是优雅。清纯,是指在他的笔下,描绘和叙述都是一些清灵、淡雅、素朴、纯洁洁美的事物和场景,没有污秽,没有暴力,没有血腥;有的是美好的自然风光、迷人的风土人情、浓郁的文化传统。真切,是指在他的笔下,流淌的是一个赤子般的真挚感情。黄国钦太爱他的潮州了,他带着一腔挚爱,在咏歌潮州的一花一草、一街一巷、一山一水。这种情感品质地去探寻、考索、挖掘,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的独特思考和感受,同时也有了一种自己的表现形式与文学风格,然后写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乃至在我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位置的文学作品。

如果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就是由类型化倾向产生的类型文学作品的雏形。但是,这种在当时的类型化倾向却并没有防碍后来这类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当年的这种文学类型化倾向也促使后来的一些作家出于对相应题材的熟悉和个人化的感知与思考而找到了自我,进而有意识地对这方面的生活更深入也更有思想品质地去探寻、考索、挖掘,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的独特思考和感受,同时也有了一种自己的表现形式与文学风格,然后写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乃至在我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位置的文学作品。

评论

在地域文化中发掘散文之美

□常智奇

黄国钦的散文,回荡着一个旋律,那就是竭尽全力地歌颂潮州。那“灵山秀水,古屋老桥,还有奇妙的饮食起居,一杯潮州工夫茶,一席清淡潮州菜,一曲婉丽潮州戏”,都在他的视境之中化为审美抒情的介质和契机。他是一位地道的地域文化散文家。潮州的文化历史积淀,在这里成涓涓流淌的艺术清泉,穿石拍岸,涌出不尽的审美浪花。他在地域文化中开掘散文美的精魂。他在历史与现实、民俗风情与民族精神、自然景色与人文情怀中聚焦散文美的创作情愫。在黄国钦的散文中,韩江,是他热情讴歌的对象。《故乡的韩江怀念您》在文人情怀中表现恋乡的情结。把一种乡思、乡恋的情感上升到一种对人民的爱,这是黄国钦散文中的内在质核。《在潮州》通过王显诏、郭爱华两个文化人的描述,展现出生活在这一文化沃土的文人风骨。这是一种清高、独立、挚爱、恪守的品格,这是一种民族精神薪火承传的人格力量。

黄国钦很重视叙述方式、角度的选择和站定。第一人称的叙述,使他的散文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亲历感受中直抒胸臆。《那天我在畲寨逛荡》强调畲寨的神秘、美丽。美丽是通过神秘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的。这种神秘的审美感受是一种神与物游、主客一体、意与境谐的主观感受。作者正是在“朦胧的乌龙茶香”中“半醉半醒地踏着圆和不圆的卵石走在畲寨的街上,好像走在一条通天的路上”。正是这种易于感物的神游气质,给了作者不尽的艺术天赋。对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的尊敬和热爱,使他在一种人类大爱的坐标上登高山、海,游万物,思接千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境界来。

黄国钦的散文很注重立意和象征,这种立意和象征,是主观意念、意绪、意志,通过艺术创造的意象、意蕴、意境表现出来的。《千古风流潮州城》是要表现历史上的先贤,一身正气,惠泽后代。作者一开笔写韩公祠前那“一株高可擎天

■新作快评 赵竹青《火车头》,《当代》2010年4期

底层者的性格张力与伦理逻辑

□刘郁琪

夜游至尤碧华门外,看着门内灯光痴痴发呆而久久不愿离去。

超我道德和某种草莽色彩的结合,是中国传统侠义伦理的重要表征。这在中国唐传奇以迄今天的武侠小说中,均能看到。而欲望柔情和本我冲动的杂糅,则是现代人性伦理的基本诉求,也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小说走的道路。因此,小说对秋老八形象的塑造,可说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运用了传统模式,却又通过引入现代人性因素,对其纯粹道德主义的伦理意图进行了改造。

《火车头》的高明就在于,它不仅从叙事学的角度写出了秋老八身上复杂的性格张力,而且从存在的高度对构成张力的人性根源进行了探究。任何人都是内我与外我的有机统一体,都同时生活在内外两个宇宙之中。内我生命中各种心灵愿望与外我现实中各种刺激诱惑的缠绕纠结,构成了所有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不同的是,对这一状态的感受有些人是和谐,有些人却是紧张。就小说的实而言,秋老八显然属于后一种。因为他的内我愿望与外我现实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状态。作为员工,他希望鹤矿发展蒸蒸日上;作为丈夫,他希望妻子能相濡以沫;作为师弟,他希望与师兄的情谊能够天长地久。但现实却是,鹤矿日益萎缩,使他总是

且乱象百出;老婆投入他人怀抱,且一再背叛他的信任;即便师兄,也因替自己代班而丧生。在现实世界中,秋老八的愿望,哪怕是最微渺的,也无法自由地实现。

外我现实与我愿望的南辕北辙,使得秋老八的人生就像一个战场,被无尽的痛心、伤心、揪心驰骋着。世界是灰色的,人生是无奈的,这种充满悲观和伤感的体验,无意中让秋老八带上了某种西方现代派小说人物的色彩。

但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人物不同,秋老八虽然悲观,却并不绝望。他并不完全任由现实摆布,随波逐流,也并不完全像局外人般冷眼旁观,而是常常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冲动。“他被一种无可奈何的郁闷控制,还有压在郁闷之下的不肯作罢的躁动。有不少日子了,这种熟悉的感觉经常会忽然就到了身上。”叙述者对故事人物的这段内心透视,拉开了秋老八与西方同类小说人物的距离,也对秋老八双重性格的存在根源进行了有效提示:“无可奈何的郁闷”,源自内我心灵愿望的受阻,而内我心灵愿望的存在及其受阻之后无可奈何的郁闷,正是秋老八柔情敏感的根本原因;“不肯作罢的躁动”,则是不甘于内我愿望受阻且试图改变的冲动,正是这种隐隐存在的反抗冲动,造成了他鲁莽凶狠的行事风格。因此,秋老八身上鲁莽与柔情、本我和超我、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复杂张力,在根本上其实是内、外我之间紧张关系的性格投射。热情侠义、反抗冲撞,看似不搭界的两种伦理逻辑,就这样奇妙地统一在一起,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广告

小说评论

2010年第五期要目

小说形势分析

中国经验——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聚

焦

贺绍俊

巫晓燕

面对“思想”与“中国经验”的呼

唤

金理

文坛纵横

认识一种文学形态及其影响

李洁非

实力派作家的新探索

雷达

影视小说:中国文学的新生儿

彭学明

心灵深处的自罪

胡传吉

小说家档案

写作的可能与困惑

李雪

范小青

成长和写作

范小青

青

范小青

佛理小说主题诠释

李雪

访谈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2、本刊唯一的办公地点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投稿邮箱为xspzzs@163.com,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3、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莽原

2010年

第五期目录

好看长篇 我干娘刘司令 柳岸
读者点击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王明珂
小说 谁动了我的房款(中篇) 邵茹波
活坐着回家(中篇) 子弋
红色曼陀罗(中篇) 赵雅安
罔(短篇) 明凤英
一声叹息——我所知道的汪远思 齐露莹
诗歌 丈量世界(组诗) 宗立谦
有时候快乐很慢(组诗) 绍超
当代名篇聚焦
百合花 茹志鹃
作家评点 乔叶
评论家评介——法魅,暗香 李美皆
对话
“作家应当是未知和神秘的勘探者”(上) 姜广平
——与李洁对话 姜广平
随笔 湿雷·索因卡:中间人、解释者、警告者和语言家 邱华栋
言说 用批评讲述的“自传” 耿占春

小说林

2010年第五期目录

编著的话
年度新锐
七品文人(中篇小说)吴海中
高贵的异类(创作谈)吴海中
时代的现祭 文学及其毁坏
——我读“七品文人” 乔焕江
短篇小说
绕梁的琴声 程广武
孤独的寒潮 王威廉
再见,我的朋友 宋迪非
绝活儿 岳勇
先锋之旅
我的人 黑丰
小小说
尊严 方华
小小说二题 韦建华
主管单位: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单位: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125号。邮编:150010。电子邮箱:xiaoshulin0451@163.com。电话:0451-84689427。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23-1107。邮发代号:14-7。定价8.00元。

诗林

2010年第五期要目

开卷诗人 文乾义
朗诵诗 赞歌 金铃子
新生代 杨晓彤 刘欣玥 阿蒙 颜小烟 古莉
牛惊雷 蒋双超 严正 蔡小华
女诗人自选诗
王小妮 蓝蓝 迟凌云 李南 宇向
余小蛮
21世纪诗人档案
早春的另一种语言
天涯(组诗)